



裳楞双树一著

雌雄怪盗

《降灵家族》续篇



雌雄怪盜

卷一

《降灵家族》续篇
裴楞双树

著

穿越千载，梦回大宋王朝。
看钟氏后人的降妖伏魔之手，
覆雨翻云，震惊三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雌雄怪盗·上 / 装楞双树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04-2523-3

I. ①雌… II. ①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388号

雌雄怪盗·上

作 者: 装楞双树

责任编辑: 王 晋

装帧设计: 余一梅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张: 15.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523-3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雌雄怪盗

（薛灵家著）
袁柳双树 绘

第四章
石府秘事

一只从未见过的猛兽，大若狮虎，金毛耀眼，身姿矫健，背上还展开了一双硕大的金色羽翼，一对威武的铜铃大眼精光万丈，气势逼人。

illustration by mario.

雌雄怪盗

（原名《雌雄怪盗》）
（原名《怪盗》）

第一章 幽灵船

他身材高挑，双眸像星星一般闪烁着精力旺盛的光芒，夜风拂乱了他一头及颈的黑发，细碎的发丝在那张英俊的脸上跳跃不止，朦胧的光线投洒在他那身深褐色猎装上，勾勒出一个挺拔的轮廓。



雌雄怪盜

上卷

綾杉双树 著

第三章 不安乐的 安乐镇

柱上并非只是装饰物，四条足有胳膊粗细的铁链分系在每
面铁窗格其上，铁链的尽头一端则套在墙间一个铁钩
的凹处入身上，双手双脚，生生被绑。



雌雄怪盗

裂罅双树

《降灵家族》续篇

上卷

目录

1

幽灵船

001

钟晴站在一条狭长走廊的起点，将已经掏出来的打火机重新揣回了兜里，他本以为这里头应该是漆黑不见五指的。

四下打量，他心里的疑惑与不安越来越重。

房门、墙壁、地板，包括顶上的灯盏，个个精雕细琢，极尽奢华之能事，所见之处，统统崭新而干净，完全推翻了他之前对幽灵船的看法。

2

女神医

045

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一身浅蓝的粗布长裙，腰间系着一条麻色丝带，端坐在一方乌木方桌前，光滑墨黑如锦缎的长发以一枚简单朴素的翠玉簪结成一束，从头顶一丝不乱地垂下，净白如细瓷的脸上，堪比三月桃花的粉嫩嘴唇颇不满意地紧抿着，一双柳叶弯眉也微微锁起，两道厌弃的目光从似有水波漾动的眸子里毫不掩饰地射到捧在手里的栗色饭碗里。

3 不安乐的安乐镇

069

所谓冻鬼符，也并不是什么必杀的绝招，它只不过是把邪物的灵力暂时封住，好比人类玩的点穴功夫一样，伤不到对方，却能让它无法动用任何灵力来攻击别人。这种符对付单只的邪物很有效，只要将符打进邪物的天灵盖，在符咒的作用消失之前，要杀要剐就随你高兴了。

4 石府秘事

127

凶手的手法极利落，从下颌到额头，从左耳到右耳，分毫不差，整整齐齐地揭下了死者一张完整的“脸”，空留一堆凹凸不平的肌肉突兀地衬在面上，偏偏又因为尸体里滴血不留，那些暴露在空气里的肌体组织尽是一片黏腻的黄白，看上去竟比血肉模糊更加触目惊心。

5 皇室来人

205

发如墨，肤胜雪，剑眉秀目，眸似深潭，薄唇微微翘起，透着若隐若现的讥诮之意——

折扇的主人，一个与钟晴年纪相若的男子，一身锦缎所制的黑色长袍，及肩长发以一条细细的暗金丝绳规矩地束在一起，一丝不乱。

简单到朴素的装扮，自然至极的平淡表情，优雅镇静的姿势，却减不去这男子半分气势。



幽灵船

十二月二十三日，北欧，挪威海。

“突突突突……”

有规律的引擎声在平静的夜晚高歌，一艘中型科考渔轮在海面上缓缓前行。极明亮的光束从船顶那排功率超强的探照灯里射出，警惕地来回扫描着。

此时，这片海域里只有这一艘船，它像个落了单但又不急于撵上大部队的沉着士兵，独自一人穿过幽暗的夜色，不紧不慢地向着北方行驶。所过之处，留下一道往外翻着细微海浪的笔直水迹，哗哗作响。

今天的天气不算坏，没有雾，抬头就能看到天上的几颗星星在稀稀拉拉地闪烁着，裹着淡淡咸腥味的海风依旧不带歇地吹着，温度仍然维持在零下，可总觉得比前几天温暖了许多。

平安夜前夕的挪威海，看起来特别顺眼。

立在渔轮甲板上的钟晴收回望向天空的目光，顺手掐灭了指间燃了一半的香烟，他身材高挑，双眸像星星一般闪烁着精力旺盛的光芒，夜风拂乱了他一头及颈的黑发，细碎的发丝在那张英俊的脸孔上跳跃不止，朦胧的光线投洒在他那身深褐色猎装上，勾勒出一个挺拔的轮廓。

“嘀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音蓦地响起，将看海看得入神的他拉回了现实。

钟晴把别在腰间的卫星电话放到了耳边：“喂？老爸啊，什么事？”

“儿子！你们现在到哪儿了？！抓到大王乌贼了没有啊？”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清晰地听从筒的另一端传出。

“老爸，我们出发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呢！”钟晴颇无奈地拍了拍脑门，“大王乌贼不是小鱼小虾，哪有那么容易被发现踪迹。找我就为这个？”

“可不是为这个嘛！你老妈要新配一种强力药水，需要大王乌贼的墨汁儿入药。”

男人双目一瞪：“老妈又想到什么馊点子了？”

“不是说了配药水吗？既然你们还没抓到，那只有我们亲自上了。”

“你说什么？！”钟晴的脸色突然变差。

“我跟你妈已经到了纳尔维克港了，明天一早就出海。咱们一家人很可能在海上碰头呢，哈哈。如果你们抓到了，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嗯，就这样了，我跟你妈还要作准备工作呢，注意安全啊！”

“哎哎，老头子别忙着挂机，我要跟儿子说话。”又一个嚷嚷着的女声传到他耳里，

“喂，晴晴，圣诞快乐呀！你们在海上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深夜，如果听到有女人的歌声，越是动听的你越要留心，那是鱼妖在诱惑活人的灵魂呢。你倒是没关系，主要是你那些什么都不懂的组员们，得看好他们，千万别让他们上当跳海啊！真要遇上了，你拿我给你的双子水晶敲三下他们的头就没事了。还有，你这周忌红色，千万别穿任何红色的衣物，所有红色的东西你都要离得远远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快没电了，总之你自己要小心，海上很不安全，就这样了啊，BYE！”

“喂？喂！”钟晴对着电话一阵猛喊，却只剩嘟嘟的忙音回应他。

愣了半晌，钟晴方才悻悻地收起电话，不满地嘀咕着：“早知就不说我们是来寻大王乌贼了，唉，真是麻烦……”

钟晴是中国人，如今的身份是雅典逻林大学海洋生物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一周前刚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家庭背景复杂。刚刚在电话里同他啰唆半天的男女，是被他在私底下称为怪胎夫妻的父母。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当爹的是鬼王钟馗的后人，当妈的自称拥有北欧某神族的高贵血统。如此身份，抬出来能吓死一群人。可是，钟晴却从来没有在这对父母身上看到任何符合他们“高贵”出身的行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没见过他们做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倒乐此不疲。为一毛两毛钱跟人砍半个钟头的价，半夜里把白天骂脏话的邻居的车轮子给卸了，诱骗看不顺眼的人自动往游泳池里跳然后在落水前一秒施法把池里的水变没，诸如此类的“壮举”简直不胜枚举。不仅对别人，连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们也没有手下留情。每次只要一想到当年他们一声不吭扔下不到十岁的他玩消失，而且一

消失就是七年这事，钟晴的背脊就阵阵发凉，若不是还有个奶奶行抚养之责，他饿死街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夫妻两人已是年过半百，而他们的古怪脾性不仅没有收敛，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听到他们说要掺和到寻找大王乌贼这个行动里，钟晴的心都揪紧了。

一个星期前，有消息说在挪威海海域发现了疑似绝迹的罕见物种——大王乌贼，逻辑林大学迅即派出一队科考小组赶赴此地，希望能获得第一手宝贵资料。钟晴正是这五人小组的组员之一，这也是他第一次以正式科考队员的身份参加这样的行动，因此断断不能被这对夫妻给搞砸了才是。

钟晴双手合十，诚心诚意祈祷他们一家三口千万不要在海上碰头，也祈祷大王乌贼千万别被这对夫妻碰上！阿弥陀佛！

“钟！”

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从他背后传来。

钟晴回头一看，队伍里唯一的女性成员薇诺尔正搓着双手，哆嗦着用英文冲他喊着。

她朝他招招手：“下来喝点儿东西吧，我刚煮好咖啡！”

钟晴应了声好，又对着天空咕哝了一句老天保佑之类的话，方才回过身朝她走去。

刚一回到休息室，一股浓郁温热的香味扑鼻而来，钟晴嗅了嗅，对薇诺尔笑道：“你煮咖啡的技术真是一流。”

“所以说把她带来是没错的，虽然专业技术不怎么样，但总还是有用处的。”坐在桌子旁嚼着曲奇饼的棕发男子看着钟晴他们，戏谑地接过话头。作为小组的带头人，这个叫里克的小伙子却半点没有头头的稳重严肃。

“你不用老是针对薇诺尔吧。”里克对面，年纪稍长留着络腮胡子的蓝斯翻动着手里的杂志，舒服地喝着咖啡。

“关你什么事？专心看你的杂志吧！”

“好了好了，两位老大别吵了。”钟晴赶紧坐到他们两个中间当灭火器，“不如我们多想有什么好方法能尽快抓到乌贼？”

“就是！”薇诺尔气呼呼地坐下来，赏了里克一个白眼。

“好吧好吧。”里克两手一摊，旋即正色道，“我们这次的行动只有十天时间。蓝斯，你有什么看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探测仪器似乎都没有发挥作用。”蓝斯合上杂志，抬头看着钟晴，“不过，倒是可以考虑从大王乌贼的死对头着手。”



“你说抹香鲸？”钟晴迫不及待地问。

“抹香鲸……”里克搓着下巴。

薇诺尔眨了眨眼睛，道：“找大王乌贼难，寻抹香鲸却不难。我们可以把追踪仪放置在抹香鲸身上，让它带我们去找它最钟爱的食物。”

“算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

钟晴话未说完，便被一阵急促的喊叫声给打断了。

“喂喂，头儿！！你们所有人赶快到我这里来，出怪事了！快啊！”

夹杂着啾啾噪音的男人声音从放置在蓝斯旁边的对讲机里传出。

“是布鲁格。”薇诺尔脱口而出。

“快，去驾驶舱。”

几人跟在里克身后，飞奔出了休息室。

不消二十秒，一群人喘着粗气出现在独自驾驶着渔轮的布鲁格——小组最后一位成员的面前。

“出什么事了？”里克两步走到布鲁格身边。

“你们看那儿！”歪戴着帽子的布鲁格指着他们的正前方，手指有些微的颤抖。

众人齐齐把目光投向了其所指的方向，纷纷吃了一惊——

借着探照灯的光芒，众人清楚地看到在距离他们的船不到三百米的海域上，一艘中型邮轮正直直地朝他们这方向驶来，船体上没有任何灯光透出，也听不到任何引擎的声音，这般大的一个钢铁家伙竟然无声无息地浮行在水面上，不紧不慢地接近他们。在探照灯触及不到的范围里，一大片黑梭梭的轮廓在墨紫色的天空下徐徐移动，无端端地透出一股让人心悸的危险。

“那……那是艘……什么船？”薇诺尔的舌头有些打结。

里克和蓝斯愣愣地看着前方，半晌没有说话。

布鲁格有些慌张地看了看他们，将目光移到面前的雷达上头：“你们……最好再看看这个。”

“这……”钟晴的视线停留在闪烁不停、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雷达上，眉头却锁得更紧了。

雷达上清楚地显示，前方没有发现任何移动的物体。

“见鬼，雷达出问题了吗？那么大一艘船在前头！”钟晴忍不住用力拍了拍雷达的显示屏。

“瞎拍什么呢？！”蓝斯把钟晴拉到了一旁，“可能只是一艘漂流船而已。这并不是

什么罕见的事情。”

“如果是漂流船，雷达不可能对它没有反应。”薇诺尔不赞同他的说法。

“绕开它。”里克下了命令。

布鲁格立即猛转舵盘。

然而，他们的船并没有在布鲁格的操纵下改变航向，仍旧沿着原来的方向朝前行驶。

“妈的，已经满舵，我们的船不受控制了！”布鲁格气急败坏的声音贯穿了整个驾驶舱。

情况不妙。

那个家伙已经越来越逼近他们的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布鲁格，把救生艇放下来！每人拿好救生衣，全部去甲板上。”

这艘不速之客委实怪异，里克已然作了最坏的打算。

言毕，众人立即按照他的意思，火速离开了驾驶舱，取了救生衣往甲板上跑去。

当落在最后的钟晴抱着一大包食物和瓶装水赶到甲板上同众人会合时，那个体积超过他们一倍的大家伙已经驶到了他们面前，一股巨大的压迫感掺杂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特殊味道扑面而来。

而万幸的是，在两船即将亲密接触的前一秒，对方居然停了下来。

甲板上的几人抱着救生衣，心有余悸地看着两艘船之间不到一米的距离，面面相觑。

“阿嚏！”钟晴鼻子一痒，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这艘大船带来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

能让他瞬间出现感冒症状的，普天之下除了浓重的鬼邪之气外，不作他想。

钟晴把手里的东西扔在一旁，握住一直挂在胸前的牛骨护身符。这块正面为钟馗像背面为不知名经文的小牌子是他们钟家祖传下来的宝贝，传说邪魔歪道一见此物，自然退避三分。

自己虽然顶着钟家伏鬼传人的名号，但是年少时候的他却总不肯用功，从来都是偷懒耍滑不愿意在伏鬼之术上花心思，以至于每次跟着亲人上“战场”不只帮不了忙，遇到危险时还肯定要别人施以援手才能化险为夷，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了拖他们后腿的大包袱。

直到回雅典继续学业之前，他才良心发现痛定思痛，把以前被自己扔得远远的“教材”——钟家独有的记录了各种伏鬼之术的书籍统统装进了行囊。

这些日子来，虽说他不够勤勉，但自修的成果还算丰硕，普通邪灵倒也手到擒来。

记得在回雅典的第二年，当他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收服了潜藏在学校宿舍里的一只恶灵时，他终于觉得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钟家人了，那种成就感，让钟晴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此刻，他百分之八百断定，这艘古怪的船上，承载的是数量不明的死灵。

所谓“幽灵船”，当指此物。

“大家赶快回到船舱去，千万不要靠近这艘邮轮！”钟晴大声警告，而后快步上前把已经探出半个身子观察的里克拽了回来。

“这艘船叫德尔路尼号，我看到了船身上的名字了！”里克回过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对所有人宣布。

“德尔路尼？”站在船舷边的蓝斯思忖着，“很熟悉的名字。”

“1965年，一艘在北大西洋无故沉没的邮轮就叫德尔路尼！”布鲁格一拍脑袋，兴奋不已地说，“传说那艘船上藏有一大批希特勒当年敛下的财物！”

“不可能！北大西洋的沉船怎么可能出现在挪威海！”薇诺尔怀疑地打量着眼前灰黑色的船体。

没人留意钟晴的警告，大家的注意力统统被吸引到这艘不期而至的邮轮上，尤其是在布鲁格说到这可能是一艘藏有财宝的船只之后。

“喂！你们没有听到我说的吗？”钟晴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走上前拉住薇诺尔和蓝斯，“赶紧回到船舱里头，不要再接近这艘邮轮！快！”

“小子，不用那么紧张，我们……”里克回头冲钟晴摆摆手，认定他紧张过度了。

“噢？你们听！”薇诺尔突然打断了里克。

“那是什么？”

“好像有人在唱歌？”

“是女人的声音啊，真好听！”

“没听过这么动听的声音！”

除了钟晴之外，其余几个大男人在薇诺尔的提醒下，纷纷侧耳倾听，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陶醉。

钟晴也听到了，女人天籁般婉转空灵的声音，悠扬地盘旋在寂静的海面上，由远而近，调子并不高亢，却充满了覆盖整片挪威海的神秘力量，让人不由自主想循声而去。

不是吧？难道真碰上鱼妖了？

钟晴突然想到了刚才老妈在电话里对他的嘱咐。

再看看其他人，脸上的陶醉之情愈发浓厚，而眼神，却越来越茫然，一个个痴了般缓缓朝船头走去。

不妙！

钟晴冲上去将走在最前头的里克一把拖了回来，里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然而他很快就站起来，傻笑着继续朝刚才的方向走去。

见状，钟晴只好从甲板旁的杂物中拣出一条粗大的尼龙绳子，挨个把他们四人紧紧拴住，再把绳子的另一段牢牢系在通往船舱的楼梯扶手上。

做好这一切后，他拔腿钻进了船舱，往自己的睡房飞奔而去。

双子水晶！那个可以救他们！

很快，钟晴手握一块斑斓通透的紫白双色晶体，火速跑回甲板。可是，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傻了眼。

鱼妖的歌声已然消失，而那四个家伙也全体不见了踪影，黑色尼龙绳完好无缺地散落在地上。

现在，整个甲板，整艘船，应该说是整片视野范围内的海域只剩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们不会真跳海了吧？！

钟晴两步蹿到船舷处，俯身看着下面的海水。

很平静，连一圈涟漪都没有。

如果他们真的跳了，这么短的时间，水面上的痕迹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没有跳海，那他们会跑到哪里去？！

钟晴强压下心中的焦躁不安，沿船舷而行，想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遗留下来。四条人命，非同小可。

一路走到船头，他果然有了发现——紧靠在一起的两艘船中间，不知何时多了一块长约两三米的木质踏板，看来十分稳固的样子。

再看，灯光下，踏板中央雕刻着的考究图案清晰可见，而它的另一端，一顶蓝色的棒球帽遗落在上头。

钟晴一眼认出，那是布鲁格的帽子。

难道他们上了幽灵船？！

钟晴的心咯噔一下。

天上的星星依旧闪烁，四周沉静如初，老旧而坚硬的木料横跨在闪烁着细碎光点的幽深海水上，通身都散发着邀他走过去的诱惑之意。

面对眼前这份特殊的“邀请”，钟晴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豁出去了！

把手中的双子水晶挂在脖子上，钟晴心一横，从船舷上一举跃下，稳稳地站在踏板上。

深吸一口气，他握紧拳头，两步便跨了过去。

生平第一次，钟晴登上了一艘幽灵船。

一阵异于海风的气流从他的后脑勺拂过，钟晴下意识地一回头，惊讶地发现送他过来的踏板在眼前凭空消失了。

他回过头，紧紧握住胸前的护身符和双子水晶。

没事的，没有什么邪物是钟家人收拾不了的。

钟晴反反复复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小心翼翼地寻路进到了船内。

船里竟然有灯光，非常明亮。

钟晴站在一条狭长走廊的起点，将已经掏出来的打火机重新揣回了兜里，他本以为这里应该是漆黑不见五指的。

四下打量，他心里的疑惑与不安越来越重。

房门、墙壁、地板，包括顶上的灯盏，个个精雕细琢，极尽奢华之能事，所见之处，统统崭新而干净，完全推翻了他之前对幽灵船的看法。这里，一点也没有他想象的残旧破败，除了没有生气之外，它就是一艘再普通不过的上好船只。

钟晴心烦意乱地在原地踱着步子。地方这么大，天晓得他们几个被困在了哪里。

想来想去，他眼睛一亮。

拿出刚才拾到的布鲁格的帽子，钟晴把它放到了面前的地板上，自己盘腿坐下。在盯着竖起的手指犹豫了半天之后，他眉头一皱，闭着眼一口朝右手食指咬了下去。

他想画一道寻人符。

这招是他上个星期才学会的。

根据钟家的专有典籍上记录，活人肉体若被邪物所擒且不知所终的话，可取其离身不超过二十四小时钟头的贴身物事一件，置于寻人符之上，若所寻之人未亡，残留于此物之上的生气便可借符咒之力自行指出其主人隐匿的方向。

虽说还没有机会实践过这个新法术，但是除了这招，钟晴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别的方法了，他的灵力还不够高深到可以直接从浓重的邪气中辨别出活人的生气。

睁开眼，痛得龇牙咧嘴的钟晴赶紧把冒血的手指摁在地上，以帽子为中心不假思索